



非常青春

杨庆云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非常青春

杨庆云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常青春 / 杨庆云著. —北京: 农村读物出版社,
2005. 9
ISBN 7-5048-4741-0

I. 非... II. 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0355 号

出 版 人	傅玉祥
责任编辑	刘宁
出 版	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.625
字 数	261 千
版 次	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5 000 册
定 价	22.0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

● 第一章

写血书来到九里沟屯

1

● 第二章

“汉奸大叔” 的屎汤偏方

26

● 第三章

估产中张小非被抓走了

56

● 第四章

“破坏” 上山下乡的 “地主婆”

80

● 第五章

三余学习小组

94

● 第六章

“人参” 梅小眉

110

● 第七章

朱书记床上的 “党票”

132

● 第八章

知青陋屋中发嫁了赵小蛮

161

- 第九章
护青的尴尬和吹大的气球 178
- 第十章
辛苦一年欠了队里五百斤粮 196
- 第十一章
兵团女朋友的来信 219
- 第十二章
张小非打死了齐会计家的狗 227
- 第十三章
向山神“借”柴草 242
- 第十四章
狂犬病 261
- 第十五章
王静魂归大山 288
- 第十六章
别样青春 311
- 第十七章
重返青春地 320





第 1 章

写血书来到九里沟屯

1

突然一声慑人心魄的长鸣，列车徐徐地启动了，带着一点儿羞涩、一点儿忸怩、一点儿勉强。不过开始的时候，你并不觉得。只是看到车站形形色色的建筑物，轻轻地无声地往后移动，车厢里的乘客觉得自己仍旧原地没动，一个个依然把手伸向车窗外，向站台挥舞着那本小书。小书红艳艳的，巴掌那么大，中国人都见过千百万次。别看它小，大家都公认在它的里面，包含着铺天盖地的真理。

站台上人头攒动，森林般举起的手臂，同样挥动着红艳艳的宝书，波浪般地飘舞在半空中。与红宝书相映成趣的是无数摇晃的小三角旗，急速大幅摆动的独幅大旗，还有极大无比的过街横幅，使整个车站掉进红色海洋里去了。

“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！”

“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敬！”

“欢送同学们光荣下乡！”

“广阔天地炼红心！”

“争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！”

.....

震耳欲聋的口号，伴随着不断炸响的鞭炮、声遏云天的歌声，仿佛是狂风大作、惊涛拍岸！

站台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，却大煞风景，与欢送的热烈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里木然地站着几个老人和孩子。老人们双眼流泪，花白的头发在微风里颤抖。浑浊的老泪一旦模糊了双眼，他们便赶紧擦掉，惟恐看不见车厢里的某个面孔；可刚擦干了，刚看清了，老泪又流下来。孩子们不懂得克制，一律大声哭叫起来，喊着哥哥或姐姐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。他们挥动着昨天还握着铅笔写阿拉伯字码或拼音字母的小手，一个劲儿向车厢摆动。仿佛企盼他们的哥哥或姐姐跳出车厢，像往日放学回家一样，亲一亲他们，抱一抱他们。有许多孩子问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：姑姑叔叔或哥哥姐姐几天回来呀？大人们有的无心回答，有的为安抚幼稚的心灵，随口说了个天数。

一位年逾古稀，满头白发的老者，在儿子、儿媳的搀扶下，没有流泪，没有哭泣，只是面对列车颤颤巍巍、正正规规地鞠躬——一次鞠三个躬，隔那么一会儿，再鞠三个躬……

列车走远了，喊口号打红旗的人们，丢了三角旗、拢起大红旗、卷起过街横幅，说笑着打闹着，退潮般撤离，站台马上寂静无声。这是市民们的例行公事，三五天就搞这么一回，跟着别人举举手、动动嘴而已，可谓有口无心。这让人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：某大医院死了一个病人，病人家属哭天喊地，医护们说笑如常。病人家属责问他们：我们死了人，你们怎么还有说有笑？医护们理直气壮：医院里三天两头死人，死一个跟着哭一场，我们还活不活啦？

一个精神麻木的时代既已形成，作为自然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。

角落里的那些人却没有走，他们望着飞驰而去的列车，久久地伫立目送着。也许压抑得过久，有人哭了起来，又有人哭了起来





来。悲哀是可以互相传染的，何况他们同病相怜！最后大家都哭了。

“嚎什么嚎？孩子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，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去了。这是反修防修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。哭的什么事？像送殡似的！影响多坏！”

人们循声望去，说这话的是个中年妇女，五十岁左右，满脸皱纹，头发花白，臂上套着“XX 居委会”的红箍。大家都不吱声了，这号人谁都不敢得罪。她们无官无衔，却与派出所混得极熟，一个不高兴，摸起电话警察就会来一群，就得“到所里走一趟”，人们在心里可恨死她们了。孩子刚上路，就说什么出殡不出殡，你家才出殡哩！出你的殡才好呢！

“我的孩子就在这趟车上，她叫梅小眉。我就不难过，心里只有高兴。这些孩子干什么去了？到广阔天地里锻炼去了。没有他们这些接班人，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，那可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！就是明天实现了共产主义，你的头不在肩膀上了，还有什么用？”

送行的人们，对这位老太婆又刮目相看了。

白发老人的儿子趴在老人的耳边，指着那女人低声说：“爸，她女儿梅小眉就是和咱家马鸣一个学校的。”老人仿佛什么也没听见，仍向火车急驰的方向鞠躬，再鞠躬……

2

列车东去，义无反顾。

靠近铁道的参天大树，急速地向车后倒去，远处的树木山岗却慢慢向前推移。这其间的土丘、田地、村庄、道路，一齐旋转起来，形成了一个一望无垠的漩涡。仿佛整个大地，还有高高的蓝天白云，都参与了旋转，一时间，它们都失去了凝望的真实。

这是一趟知青专列。车厢里全是男女青年，不细看很难分出谁是男谁是女。青年们人人身穿解放绿，头戴军帽，腰间扎着人造革腰带。不经意望去，你一定会认为：这是哪个部队招收的新兵，领章帽徽还没来得及钉上，就被装上大车拉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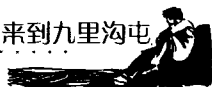
4

这种猜想也没有什么大错，他们不久前确实是兵，叫做“红卫兵”。牛鬼蛇神横扫完了，玉宇澄清万里埃了，全国山河一片红了，他们摇身一变，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这些当时七八亿人除了一个人谁都敢打倒的人，又恢复了原来中学生的面貌，去甘当小学生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报纸上宣传着他们有着极其光明的前途：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
虽然他们现在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，已不再是红卫兵，但身上仍保留着红卫兵的革命精神。历史无法割断，人也一样。知青们个个精神亢奋，如醉如痴。从开始集结，到火车离站，他们就没有间断过大唱革命歌曲。这一节车厢里，一首新歌又开始唱起来了，起音和指挥仍然是梅小眉。她开始起音：“大海航行靠舵

非常青春





手——预备——唱!”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:

大海航行靠舵手,
万物生长靠太阳;
雨露滋润禾苗壮,
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!

.....

梅小眉的声音极为动听、响亮、纯净,拍子也打得潇洒自如,落落大方。手臂的起落高低,都落在曲调的抑扬顿挫上,丝丝入扣,毫厘不爽。说句心里话,同学们让她指挥唱歌,一半当然是为了表现革命豪情;另一半呢,是为听她银铃般的歌喉,如果说还有一层意思的话,说来怪不好意思,那就是为了奉迎和拍马——对于娇好的姑娘,谁不心向往之呢?

从进广场上站台登火车,直到这一路上,大半天他们都是用齐唱,表达自己的革命豪情,现在似乎累了,厌倦了,歌声逐渐稀落下来。不知是谁先起来“自由发言”,车厢里立刻变成了鸭圈鹅窝。有唱“爹亲娘亲”的,有唱“远飞的大雁”的,有唱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的,最不济也唱个“下定决心”……

突然平地响起了一声惊雷:
乱世英雄起四方,
有枪便是草头王!

突如其来的晴空霹雳,惊得那些鸟儿雀儿立刻哑口无声。大家向雷声发源地看去,原来是张小非。他站在座位上,两手叉腰,挺胸腆肚,像半截铁塔,活脱脱一个胡传魁。张小非虽然长得属于五大三粗那一类,说话沙沙的嗓子,但平时文绉绉的,并不怎么粗鲁莽撞。今天登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新战场,加上车厢里热烈气氛的感染,不知抽动了哪根神经,突然来了那么一嗓子。

“呵得真粗呀!”

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！”

“长坂坡上一声吼，桥塌三孔水倒流！”

“下乡插队，电线杆当筷子，大材小用了，该上样板戏剧团。”

张小非受到了鼓舞，重新摆好架势，昂头挺胸，准备再来几段，有的女生嚎叫起来：

“张小非，我的耳膜快破了，发发慈悲吧，别唱了！”

“还唱啊，气死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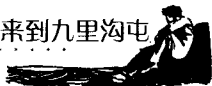
不料这时女生里杀出个程咬金。赵小蛮站起来大声说：“嗨，唱《斗智》那一场，我当阿庆嫂！”赵小蛮长得不丑，但却绝对算不上漂亮。她有点儿矮还有点儿胖，属于粗里短那种体型。但她为人热情大方，是班里有名的“野小子”。

大家一见赵小蛮自告奋勇当阿庆嫂，立即兴奋起来。男生表达高兴用的是嚎叫和跳跃，整个车厢乒乒作响，群魔乱舞。女生们也有了兴致，帮着物色刁德一……

车厢的一个角落里，默默地坐着一个男生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。他一上车便找了个清静地方坐下了，不管车厢里怎么闹腾，他都没有参与，木雕泥塑一般。他叫马鸣，眉清目秀的一个小伙子。此刻，马鸣蜷缩在座位上，沉浸在自身的欢乐和痛苦之中。

被批准上山下乡，马鸣比同学们高兴万倍。他和大家一样，对广阔天地充满热烈向往，对车厢内自发的庆祝活动，自然希望参加。但不行，他的手疼。他的左手中指上有一个大伤口，至今还咧着嘴，鲜血虽然不像当初那么泉水般奔涌了，但还不住地渗血，不一会儿便要换一个纱布条。自上车到现在，已换了四五个纱布条了，还是不管事。十指连心，伤口很疼。这个伤口是他自己造成的——几天前，为了争取和那些根红苗正的同学一起首批下乡，他在教室里大义凛然地拿刀子割破手指，用自己的鲜血写





出了情深意切的申请书。血书写罢，他的伤口便开始钻心地疼痛。撕肝裂肺的疼，疼得他直打寒颤，同时又浑身冒汗。

人们常说，饱受疼痛折磨之后，哪怕稍微轻松一下，也能让人高兴一阵。他自生下来，还没受过这么严重的创伤，对疼痛是陌生的。正因陌生，也就更加疼痛，更加不知所措。马鸣疼得没办法了，裤子褂子一脱，上了操场，他想用长跑转移疼痛。路过操场的同学看见这个操场上穿着短裤背心的稀客围着操场飞奔，纷纷上前打趣：

“哟，这么下劲儿，想夺冠军呀？”

“快要滚蛋了，下届运动会没份儿啦！”

“马上就要大有作为，没好身体可顶不起来！”马鸣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。

“好，有志气！”同学很理解，也很佩服，竖起大拇指走了。

然而，马鸣的打算落空了，长跑无法转移伤痛。由于激烈运动、血液加速了循环，血流得更快更多了，他不得不停下来，面对伤口束手无策。他是忍着伤口的剧痛走上火车的。

此时，坐在火车上，马鸣自己恨自己，平时上生理课时不注意听讲，今天才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。两天一过，流血变成了渗血，伤口发炎了，不间断的剧疼，变成了每隔半分钟疼一次。不过对这间断的疼痛决不能小视，疼一下，如同在心脏上戳一刀。疼完一下，你就不由自主地、提心吊胆地等待下一次，弄得人心慌意乱，像缩着脖子等待挨棍子一样。

“咣嚓嚓”，“咣嚓嚓”……火车不紧不慢地走着。

车厢里终于安静下来。

知青们也该休息一下了。他们太疲劳了，十几天下来，包括他们的家长，谁真正休息过？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他们白天黑夜沉浸在关于“三斗”的美丽梦幻当中，别说三个“其乐无穷”，即便一个“其乐无穷”，也够

他们乐此不疲了。人到这个世界干什么来了？不就是斗争么！革命老前辈翻过来覆过去地斗，结果呢，斗出来一个新中国，奴隶翻身当家做主人。我们要接过老一辈手中的红旗，接着往下斗。瞧好吧，七斗八斗中，我们一定能斗出个红彤彤的新世界！当然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到那时即便死了（最好是共产主义实现之后再死），墓碑也会刻上：坟墓里躺着的这个人，曾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，奉献了青春。何等光荣，何等伟大！

张小非仍然无法入睡。多少天来，有一种想法日夜打扰着他：是到生产建设兵团，还是到农村插队落户？同学们百分之九十五愿意到兵团去，愿意到农村插队的寥寥无几。不用说，他张小非是这百分之九十五里的最中坚分子。不说别的，光是“一年到头发军装，一人手里一杆枪”，这就对他产生了无穷的诱惑。春天去兵团的人都纷纷寄回了照片，确实是穿着军装和手握钢枪。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和枪是借来的，鬼才相信！要知道，这话是带知青的解放军亲口说的，也是他站在礼堂窗外亲耳听见的。解放军还说瞎话？全国学习解放军，学什么？学他们说瞎话？当解放军是他多年的梦想。当不上解放军，能弄身军装穿穿也可以展示展示，过过当兵的瘾。

在那个火红的年代，谁要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弄了套军装，那简直就是穿上了皇帝的龙袍，让全班甚至全年级、全校同学刮目相看，羡慕不已。弄不到军装就弄军帽！苦思冥想、千方百计之后，他到底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：座山雕下山——抢！上了熟人的汽车，遇上当兵的，伸手就抓他们头上的帽子，等那解放军战士回过神来，汽车早已飞驰而去。这办法真灵，十拿九稳，屡试不爽。他不仅自己有了军帽，还将军帽分送给若干同学，让很多人圆了梦。

现在有机会了，当不上真正的解放军，当个“解放军第二”

也是好的。可是，这回到底有没有到兵团去的名额呢？老天爷睁睁眼，千万别都是插队的！那些日子，他提心吊胆地等待，四处奔走打听，神魂颠倒，坐卧不宁，真正弄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。真是怕鬼就有鬼，前几天他得知确信：这一批全是插队！一切都注定了，张小非当兵团战士的梦想泡汤了。

夏雪凌也没有睡着。她在一环扣着一环地回忆着她的父母和她自己“自愿”同意走上山下乡道路的曲折经过。本来，她是不准备下乡的。因为她的父母太担心自己娇弱的孩子，娇弱的她也太离不开自己的父母了。当有关部门来动员的时候，她的母亲说：“让我们先死了，再让孩子走。”她还问人家：“拿绳子来了吗？把我绑走吧！”

对于这样的死硬分子、钉子户，学校的工宣队上门做工作。傍晚，他们慢悠悠来了，进门先自己找板凳坐下，然后再找杯子倒水润喉，按部就班准备好了，从提包里掏出了学习材料。说一句“咱们共同学习”，便念起来。先是念《语录》，关于政治思想的，关于阶级斗争的，关于青年工作的，按照次序，一字一句宣读。语录读完，再读社论。有《人民日报》的，有《解放军报》的，有《红旗》杂志的。他们念的时候，不紧不慢，有板有眼，中间除了换人，喝水润喉，永无停顿。读完带来的材料，时钟已到午夜12点，他们才很有礼貌地点头离去。

工宣队前脚出门，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婆们后脚跟了进来。也是自顾自地坐下，倒上茶水，打开提包掏出材料，先《语录》后社论地慢慢宣读。惟一不同的是，这些老太婆们遇上生字，一律“错不错念半个”，如“闯荡”念成“门汤”，“熊罴”念成“能四”，实在没什么好念的，便反复再来。念完所有的材料，挂钟已指上第二天的6点。她们冲着夏雪凌一家人严肃地说一句“好啦，你们该去抓革命促生产啦，我们晚上再来”，便踉踉而去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……旧戏重演。

几天下来，夏雪凌和她的父母都睁不开眼了，吃着饭，走着路都可以做几个花花绿绿的梦。这天，当工宣队的工人师傅、居委会的老太婆又提着学习材料登门，她和父母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，主动地上前表示：“我们愿意上山下乡。”

“好！好！这就对了么。”宣传者们如释重负，但仍压抑着内心的无比兴奋，严肃地说：“上山下乡是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，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，不是谁想去就去的，还得上头批准哩。写个自愿下乡的申请吧！”于是他们打道回府，去总结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”的经验，以便在有关大会上作典型发言。

过了几天，夏雪凌的家长又有点儿思想不通，工宣队与居委会便勒令他们停止工作，参加街道办的脱产学习班。在脱产学习班里，除了听念语录和社论之外，还要看街道宣传队演出的节目。这里与其说是“看”，不如说是“听”。节目大体是语录歌、对口词、三句半。演完这些节目之后，宣传队员们便敲击锣鼓家什吹喇叭。他们的这些文娱器材都是货真价实的“优质”产品，运用起来效果极佳：发出的声音上遏云天，下震地层，中间撕裂人们的耳膜。宣传队员一律是棒小伙子和大姑娘，他们的精力棒极了，臂力也好，一敲就是一整天！

宣传场地就设在你家门口，你想不听，除了你能飞上天去。停止你的工作，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，“一切服从革命工作”，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，你知青家长能不懂？工资呢？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“按劳分配”，“不劳动者不得食”。你没去上班，自然没工资。这是“原则”，谁敢不遵守，谁能例外？不遵守有例外的原则还叫什么原则！

这样过了七八天，夏雪凌和父母仿佛一下子弄明白了一位外国先哲的一句诗“生命诚可贵”，便异口同声表示“自愿”了，

彻头彻尾地“自愿”了。于是乎，除工宣队、居委会而外，又多了一份革命文艺宣传群众威力无穷的经验总结……

火车像一条发疯的巨蟒，冲破浓浓的黑暗，不顾一切地向苍茫的远方猛烈地冲去。车轮撞击着钢轨的接头，发出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响声，单调而重复，终于把所有的人都催入梦乡。

随着车厢的摆动，知青们沉入梦乡的身躯来回摇晃着。他们睡的姿势各异，简直就是千奇百怪。一条粗壮的大腿，压住了一条细长的脖子，让人担心被压者会窒息而死。但深沉的呼吸却证明他活得好好的。一只脱了鞋的大脚，越过一个脊背，毫无顾忌地伸向一张脸的鼻孔，使其发出的并不美好的气味，一点儿没有浪费的可能。一张粗糙的男生的脸，被一张俊俏的脸叠压着，看了很容易让人想起“交颈鸳鸯”之类的戏词。

那个白天指挥唱歌的梅小眉，梦中似乎还在续唱着革命的歌曲，秀气的小嘴有节奏地张合着；那个外号叫“白天鹅”的校体操队员王静，梦中似乎也在向伟大领袖表着忠心，两只胳膊不时举起，做着葵花朵朵向太阳的动作；张小非大嘴张着，仿佛唱罢“草头王”三个字，嘴至今没有合拢，口水水却从嘴角垂下来，像根透明的尼龙线，在列车颠簸中韧性十足地摆动着；赵小蛮格格地笑着，笑得那么甜美。马鸣则哭了，哭得那么伤心——鼾声从各个角落发出来，有的细如笙箫，有的响若鞞鼓，整个儿听来抑扬顿挫，错落有致。

列车飞驰，车灯像一把锋利无比的长剑，把厚重的夜幕劈开一道缝隙，它摆动着长长的尾巴迅疾穿过后，浓稠的黑暗又立即愈合，不留丝毫痕迹。看那劲头、那气势，似乎它永远不会停息了。无论如何先进的机械，都是由人来操纵的。这是某报社论中的一句话。那么这个隆隆作响的吼声震天的庞然大物，操纵者肯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，他肯定有一双摇动山河的巨手……

火车终于疲倦了，长长地、舒心地喘着气，小心翼翼地停了下来。它的开动和停息有着同样的斯文。这条风驰电掣震天撼地的钢铁巨龙，这时似乎有些忸怩和羞涩。

“到啦！”

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。这一声喊犹如一颗石子丢进蜂群，知青们慌了手脚，伸胳膊伸腿穿衣服，爬进座位底下找鞋子……往肩上搭行李砸了后边人的头：“我的头碎了！”一人踩了另一人的脚：“你哥没分给你宅子？打我脚上走！”有人抢道碰了别人：“慌得啥，前头又没孝帽子给你抢。”

大家正善意地夸大其词地互相责骂着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，像倒了一座小山，接着传来真正痛苦的“哎哟”声。大家回头看去，张小非趴在地板上，身上压着行李。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起来，张小非呲牙咧嘴摸摸额上鸡蛋似的疙瘩，低头寻找什么。他找到了一只啤酒瓶。原来刚才他的脚踏到啤酒瓶上。他立刻飞起一脚，啤酒瓶撞上什么东西，轰然炸响，粉身碎骨。

车门打开了，知青们鱼贯而出。准备上车的旅客们惊得呆了：从车上下来的，哪里是什么知识青年，明明是一支骆驼队！人人背上背着一座小山，两手自然也不会空着，就连脖梗也没放过，个个吊着什么东西。旅客们的脑海里浮现出四个大字：战争、逃难。

一个戴红袖箍的人，把这群“骆驼队”领到车站外的广场上，让他们卸下行李休息，说是等待各生产队派车来接。

从火车站的站名上得知，这是一个县城。简直让人无法相信，这里就是一个县委、县政府的所在地。直接说吧，她只是一个小镇，或者一个较大的村庄。放眼望去，全城尽收眼底，都是

